



讓文明重回公民對話

這名女子坐在座位悉心安排的桌子末端，看起來好像寧願在其他地方——或許是在她的房地產仲介公司，或許是跟她認識的人在一起，跟她有相同世界觀的人。可是有個朋友要她來這裡，她答應了，便會好好扮演她的角色。

她堅定地說：「這不是我對家庭的概念。」她解釋在一個開放城鎮抱持保守觀點的負擔，表情堅毅。「那是我認為的真正的家庭。我不想讓我的觀點被看成仇恨言論，可是我不想讚揚我並不讚揚的事物。」

坐在桌邊的人至少有一半不同意她的觀點。可是沒有一個人表現出來，沒有嗤之以鼻、沒有激情打斷、甚至連翻白眼都沒有。

這就好像她處在一個人們真正與彼此交談——真正傾聽彼此——的地方與時刻。

撰文 David Sarasohn | 插圖 Joan Wong

她和房間裡的其他人正在參加「良善天使」(Better Angels)的工作坊。這是一個越來越盛行的運動，主要理念是藍色（代表民主黨）與紅色（代表共和黨）的美國人可以碰面並進行一天會談，不要互相叫罵或是用推特互相攻擊——並希望這個風氣能夠傳播出去。在俄勒岡州波特蘭郊區的一處教堂活動中心，來自歧異日益加深的雙方的7個人——全部都是白人，大多數年紀都大到記得網路侵入政治之前的年代——聚集在一起，努力進行一組悉心規劃的練習，瞭解他們可以不必像有線電視新聞網那樣談論政治。

自2016年創立開始，良善天使在美國各地舉辦過數百場工作坊，從一整天的活動到2小時半的訓練會，幫助人們培養正逐漸消失的傾聽技巧。

在俄勒岡州的這個早上，大家一開始都戒慎恐懼，謹慎到一位來訪的作家被指示不得以姓名引用任何人的發言。參加者佩戴紅色或藍色邊框的名牌，坐在紅藍相間的座位，參加者的開場白聽起來充滿沮喪卻又堅定懷抱希望。他們的憂心超越政黨。

一位佩戴紅色名牌的人說：「我真的擔心我們國家，擔心我們分裂得越來越嚴重。」

坐附近一位藍色名牌承認說：「我很多朋友真的時常急於打斷任何觀點不同的人。」

旁邊一位聽起來對此十分厭惡的人說：「我真的受夠這種尖酸刻薄。我們國家大有問題。」

在那一天當中，他們會交談，分組或一起，談論彼此對於對方所抱持的刻板印象——



以及那些刻板印象可能包含多少真實性。他們會想出問題問對方，也回答另一邊提出的疑問。

從房間的前半部，其中一位主持人琳達·薛爾 Linda Scher 向這群人保證那裡沒有人要說服對方，並提醒參加者應小心肢體語言。近來美國人似乎不僅要真正交談有困難，連平和坐在一起都不容易。

另外一位主持人丹·索寇 Dan Sockle 解釋說，希望最後能有「更多內省，更多謙遜」。

索寇來這裡一部份是因為扶輪；他是華盛頓州三溪溫哥華 (Three Creeks Vancouver) 扶輪社社員。他認為良善天使的這個構想與四大考驗非常相符。

索寇在軍中待了22年，輪流派駐德國、義大利、韓國，和東南亞。他回到美國後在華



盛頓州擔任公職，可是卻再度離開到伊拉克一項軍事計畫任職，部份原因是他兒子駐守當地。

索寇注意到伊拉克的政治局勢和他在美國所見有類似之處。他在經常發表的演講當中問道：「如果每個人都在尖叫，誰會在傾聽？」

回美國後，他回到與波特蘭隔著哥倫比亞河對望的華盛頓州休養生息——雖然「休息」一詞並不是他內心真正想到的事。他加入三溪扶輪社成為創社社員，並活躍於和平建造社——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的計畫——到美國西部及夏威夷的扶輪社演說。

2018年春天，他發現良善天使這個致力於減少尖叫、增加傾聽的計畫。這個名字取自美國前總統林肯的就職演說。面臨內戰時時進逼，林肯總統表達他的信念「我們內在的良善

天使」有一天會讓美國人再度團結。在四年的戰爭及大規模傷亡之後，情況果真如此。

多多少少。

索寇是一個回答詳盡，熱情洋溢的人，容易感染及融入他人。對於這場良善天使的會議——他的第四場——他邀請了他扶輪社的社長、一名前地區總監，以及他的兒子。在活動的隔週，他將開200英里的車參加良善天使在葛蘭茲隘口(Grants Pass)舉辦的訓練會。這個位於俄勒岡南部的小鎮，在地理及政治上，都位於該州的另外一端。

表達他對良善天使的熱忱時，索寇指著他因為生理問題而腫脹的眼睛，可是看起來有點像是關於家庭正確定義的激烈討論

所致。

他假意警告說：「如果你走在兩端，就會有這樣的結果。」

在這天良善天使的第一場練習中，紅色與藍色分開進行，這讓那些對與觀點明顯錯誤的人互動感到不自在的人稍感欣慰。目標是思考刻板印象，此時一個刻板印象已經獲得強化：藍隊幾乎都是女性，紅色這邊則多數是男性。

被問到對方對他們有何印象，以及他們的核心真理時，藍隊隊員很快填滿他們的白板。他們認為紅色相信藍色是不愛國的，反家庭價值觀，過度執著於政治正確，且具有徵稅、消費、過度規範、拿走每個人槍枝的傾向。可是藍色自認為相信包容與尊重的語言，不認為美國一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紅隊覺得要從他們認為藍隊對他們的負面

形容詞挑選有點困難。雖然他們自認為只是比較務實謹慎，最終還是同意另一方認為他們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反移民、不寬容、不環保。不知怎地，他們還是去跟藍色開始對談。

這種對比或許可以解釋要找參加良善天使活動——尤其是在波特蘭——找紅隊人比藍隊人困難。

擔任家庭協調人的薛爾說：「對於紅隊的刻板印象的破壞力量大出許多。」雖然藍隊可能被看成太軟弱，想要砸錢解決問題，她說：「可是紅色的刻板印象是你是個爛人。」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索寇報告說在深紅的葛蘭茲隘口，比起紅色，「藍色比較不情願參加良善天使的活動」。一般來說，當受邀與另一邊的人碰面，「大家都害怕有突襲」。

在第二場練習「魚缸」中，雙方輪流坐在房間中央，被另一方包圍。在同意媒體誇大差異，凸顯極端之後——即使今天，沒有政治歧異大到無法用對媒體的厭惡所填補——雙方說出他們的信念及恐懼，此時變得比較不會預期遭受抨擊。

藍隊的一名女性說：「我兒子因為擔心環境而不願成家。」

另一邊的一名男性解釋說：「對政策及改變心存懷疑是好的。共和黨人比較重視我們是誰及我們何以有今日成就。」

漸漸地，雙方感覺到比較自在，願意坦承對己方的一些疑慮。



「民主黨已經偏離它應該的模樣」一位忠誠者如此坦言。

然後紅隊有人坦承他的共和黨已經偏離林肯、偏離打造州際公路的艾森豪、偏離老羅斯福總統及保守黨的路線。

到了最後一個練習，兩邊混合分成小組問彼此問題，雙方的堅定立場似乎比早上顯得搖擺許多。

一位藍色參加者坦言：「許多自由派把保守主義與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畫上等號，這是不對的。我們只好一直互不往來。」另外一位指出：「我活在一個全藍的泡泡裡。」

一位紅色告訴一群藍色說：「這些事情沒有一件會有簡單的答案。即使我在陳述我的立場，聽起來還是很無力。」

對這個計畫來說，雙方說這樣的話便是收

穫。另一個收穫是另外一邊願意傾聽。

在良善天使的工作坊中，尼爾森·霍姆柏格 Nelson Holmberg 佩戴紅色邊框的名牌。他代表共和黨這一方，卻也代表別的東西。

他解釋說：「把四大考驗應用在進行文明對談的構想真的十分適切。能夠參與扶輪及良善天使實在難能可貴。」

霍姆柏格是三溪溫哥華扶輪社社長——他很驕傲指出該社在成立 2 年半以來已經完成超過 25 項服務計畫。該社的和平建造社社長索寇今天把霍姆柏格帶來，可是要說服他似乎不必太花力氣。

霍姆柏格說：「我超級興奮有這個組織來處理我們的政治議題。」他尤其喜歡良善天使單天計畫的第一部份，找出刻板印象及核心真理。「四大考驗證明我們必須做我們在那個練習中所做的事。」

同樣的構想也在其他扶輪社慢慢成形。2017 年 11 月，在讀到關於良善天使所做的工作之後，聖保羅日出 (St. Paul Sunrise) 扶輪社與比爾·朵賀提 Bill Doherty 接觸。他是雙子城明尼蘇達大學的家庭社會科學教授，也是這個新組織的共同創辦人。

該社邀請朵賀提在 2018 年的年度社區論壇中談論良善天使，獲得熱烈迴響，促使 5960 地區的倫理小組與良善天使合作，為該地區其他扶輪社舉辦三場技巧訓練會議，訓練了 100 名扶輪社員。聖保羅日出扶輪社社員，社區論壇籌備委員會的副主委艾倫·盧克 Ellen Luepker 表示，其中一個扶輪社報告說「本社社員談起它就說個不停。」

聖保羅日出扶輪社社員，將於 2020-21 年度出任 5960 地區總監（明尼蘇達州及威斯康辛州的部份）的艾德·梅瑞克 Ed Marek 回憶說：「朵賀提不斷引用四大考驗，他說：『這就存在你們的 DNA 裡。』總歸一句就是要保持尊重。」

盧克報告說，影響不只是在政治方面：「有個人說她覺得與家人對話的感覺變好。」

這樣的溝通收穫對坐在俄勒岡會議的人來

說可能也看得到。

在聽著俄勒岡的紅隊和藍隊交流刻板印象後，5100 地區（俄勒岡州及華盛頓州部份）的前總監麥克·卡魯索 Mike Caruso 說：「我很喜歡我聽到的。它的發展性令我感到振奮不已。」

在俄勒岡一整天的練習之後，紅隊和藍隊重新聚集在中央的大房間談論他們之後可以怎麼做。協調人在大張白紙上寫下參與者的「行動計畫」，要寄回良善天使的全國總部。與他們今天早上擺出的態度相比，參加者現在感覺起來比較開放，比較沒有抗拒心態。

堅持不想讚揚她不認同之行為的女性告訴大家：「我對各位發誓當我的共和黨朋友說民主黨人都是拿走我們槍枝的社會主義者時，我會說事實並非如此。」

藍隊的一名女性承諾說：「我會挑戰更自由派的朋友的觀點。」

許多構想都與日常生活有關，顯示這種經驗可以與個人密切相關。

一名參加者說：「我很期待和我哥哥談談。看看會有何進展。」

在避免憤怒與錯誤資訊這個主題，一名藍隊隊員發誓說：「除了看有關小貓和小狗的發文之外，我將遠離臉書。」

另一位保證說：「我將親手寫信給議員關於教育、環境，及公民對話。」

似乎沒有人認為這天是虛度的。索寇說：「這個計畫本身就有吸引力」——他正努力推銷它的吸引力，尤其是對扶輪社友——「一旦你把人帶進來。」

不必費唇舌大家也都明白所涉及的利害關係。

一位參加者說：「我現在深信我們可以促進公民對話，就好像我們國家就仰仗一樣。」

大衛·薩拉索赫 David Sarasohn 長期替波特蘭「俄勒岡人報」(The Oregonian) 撰寫專欄，也曾替「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撰稿。他出版過三本書，包括「等待路易斯及克拉克」(Waiting for Lewis and Clark: The Bicentennial and the Changing West)。